

懺悔此身多罪孽， 不見如來金色身

林柏諭
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

一直以來都聽說過星雲大師的名聲，可惜的是，從我懂事以來，大師的身體早已不適合出席太多公開場合了，因此我只是聽說過大師、聽說過大師的人間佛教，卻始終緣慳一面。

雖然無法見到大師本人，可我一直與大師千里神交，大師曾說：「佛教是入世的，應該走入人間，而不是隱居山林。」這點與我的想法頗為契合，多數人總把佛教供在神龕上，卻不能明白佛教的積極性、入世性，更不明白佛教對於人世間的關愛是多麼深刻。

本以為即便到了佛光大學就讀，恐怕也不可能與大師有什麼交集，一直到了那一天。

我還記得那是個陽光明媚的下午，那一年是我剛入學的第一年，忽然主任召集我們一群大一學生到系辦集合，系辦裡，除了主任、田運良老師以外，還有一位笑容可掬的師父，正當我疑惑時，那位師父開口說道：「大師看了你們集體創作的散文集，他很感動，也很慶幸，所以，大師吩咐說一定要把這些書送給你們，希望你們能在自己的道路上一往無悔，更是想告訴你們，無論何時，佛光山都是你們最堅實的後盾。」

我承認，當時我愣住了，大師看過我們的書？我們這些大一學生的書？這是多麼震撼的消息，星雲大師，這麼一位日理萬機、深具智慧的一代宗師，看過我的文章，甚至對此表示感動。這能讓我不震撼嗎？除了震撼，剩下的只有感動。那個瞬間，我眼前浮現出大師坐在輪椅上，眼瞼微斂、懷著慈善的笑容，一面伸出顫巍巍的手向我招手、一面用那充滿口音的國語對我說：「孩子，過來，

你的東西我看了，很不錯。」

在衆多大師的著作中，我挑了一本《自學之道》，在這幾年間，我受到這本書的影響頗深，無論是在學術上、思想上都是如此，也是因為這本書，我才真正感受到大師爲什麼夠資格被稱爲大師。

自那一天起，我心裡無時無刻都想著與大師見上一面，哪怕只是遠遠的一眼，我原以爲我會有機會的，大師這麼好的人，想必能呷百二的。

時光飛逝，轉眼間我升到了大二，當時選修了一門「人間佛教散文創作課」，抱持的心態是想更深入地了解星雲大師一生追求、提倡的「人間佛教精神」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本以爲我只是來學習的，沒想到大師卻又讓我感動了一次，還記得那時候中秋節將近，當我們走進教室時，每個人的桌上都擺了一顆又大又紅的蘋果，正當我們不解時，授課的老師笑呵呵地說：「中秋節快到了，大師專門買了給你們的。」大師？哪個大師？我還未問出口，老師已經揭曉答案了：「星雲大師說，希望你們可以把這顆蘋果跟家人分享，團圓嘛！總是這樣圓圓的才好。」

距離大師最接近的一次，是素華老師帶著我們到佛光山本山參訪，在參訪即將結束時，老師忽然帶著我們到了一處大會議室，在那裡我雖然沒有見到大師，卻見到了佛光山的依空法師，依空法師跟我們相談甚歡，從她的身上，我好像也模模糊糊看到了大師的影子。

爲什麼呢？在佛光山參訪的時候，我從未感到一絲絲的不安、一絲絲的拘束，相反的我很放鬆、很快活。我想那是因爲佛光山的大家會「笑」，上至星雲大師、下至每一個煮飯的師父志工，大家都是帶著笑意的，因爲會笑，所以能讓人感覺「回家了」。我到過許多佛寺禪院，從未有一處能像這裡一樣，給我如此安祥、平和、充實的心靈。如果世上真有佛國，我想那就是佛光山上的祥和榮景了吧！

什麼樣的人物才能創造出這一片淨土呢？我對星雲大師的憧憬更深了一層，也更渴望能與他對坐交談，即便我知道那是不大可能的。

想不到再聽到關於大師的新聞時，卻是見到大師坐化的事情。除了遺憾，還是遺憾，與大師見面的心願，終究只能是心願，從今而後，再沒有大師的慈

顏瞻仰，唯有圖書館的那尊塑像，還在默默訴說著星雲大師的風骨、默默訴說著大師的信念：「我在眾中」。

我相信大師定會乘願再來，一如文殊師利菩薩倒駕慈航般，祂終會回到我們的身邊。佛家說報身、法身、化身，我相信，大師的報身雖逝，法身卻依舊永存。

悼念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法師

佈道施恩九十年，
慈悲喜捨渡三千。
佛光普照行仁愛，
淨土花開坐寶蓮。